

随笔

## 四月

□社会玲(宁夏银川)

西北的春天,常常是明媚的花和呼呼的风相伴的过程。如果没有倒春寒来捣乱,一般情况下二者倒也相安无事,花开花的,风刮风的。人在花前留恋,在风中穿行,一转眼,发现春已将尽。

四月,安静而忙碌的一天。出差回来,上班后第一时间先整理填报了同事们的差旅费。年龄缘故,精力目力记忆力都大不如前。笨鸟先飞,凡事提前做,有一件做一件,省得到时候攒一堆,着急慌忙,还容易出错。

工作之余的时间,便可以抽空读读书。不一定非得是纸质书,网络上的好文章也是“书”。在空间看见一文友转发的《文化艺术报》对石舒清先生的访谈。花了将近两小时认真阅读学习了一遍,获益匪浅。宁夏的作家里,石舒清先生是我特别喜欢且敬仰的作家。他的为人,为文,处处都有让我学习敬重的地方。也因此,他出版的所有书籍我都有,他的每一篇随笔散文小说包括不多见的诗歌,我都读过。有的甚至不止读过一遍。我熟悉石舒清先生的文字气息不亚于我最爱的作家汪曾祺先生的。

世上的作家千千万,世上的作品也万万千。活在世上,不怕没书读,就怕不爱读。能在文学的长河里遇见让自己精神愉悦充实的作家作品,真是人生一大福祉。

我很庆幸,能在四十岁以

后遇见汪曾祺、蒋勋、孙犁、石舒清等作家。也很欣慰,能在五十岁以后“重新爱上”张爱玲。是他们,给了我中年以后最重要的精神食粮。

春日迟迟,继续读蒋勋先生的随笔集《岁月静好》。这是一本关于二十四节气的书。在现代化生活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,节气的存在与作用,已经越来越被人淡漠。在这本书里,跟随蒋勋的视角和感悟,重新认识节气,认识自然,认识生命。提醒自己,在生活中常存谦卑、虔诚、感恩之心。

常喜悦。看一树花如何在春分时欢喜盛开;去体会,大暑时,“漠漠水田飞白鹭,阴阴夏木啭黄鹂”的景象;深呼吸,小满过后,田野尽是稻花香;霜降始,树叶变黄,变红,枯萎,掉落,那是一棵树的“断舍离”啊……

蒋勋先生的本职是画家,但他同时也是诗人作家。他的文字没有汪曾祺的精致唯美,也不似孙犁的朴实沉郁,更没有张爱玲的精准跳跃,也比不上石舒清的细腻有味。很平淡的文字,娓娓道来,带给人一种熨帖,轻松,安静,美好的感觉。就如这本书的名字——岁月静好。

四月,买了一件格子旗袍。其实,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,日常生活中,不要说穿旗袍了,就连一年四季适用的牛仔裤也没多少机会穿。已经很少再买衣服了,即便满目琳琅,也好像没有什么衣服能再

勾住我的目光了。只有旗袍是个例外。

对旗袍,我好像有着病态的爱恋,也有着自己执拗的偏好。我不喜欢大花的、缎面的、颜色明艳、设计繁复的旗袍,也不喜欢短款旗袍,更不喜欢那种所谓“改良版”旗袍。我衣柜里的旗袍,一律简洁款式,基本都是哑光面料、最简单的一字盘扣,颜色花纹也都偏素雅。

人之着装,千变万化。不用急,岁月终将教会每个人找到与自己灵魂高度契合的皮囊。

旗袍于我,就是和牛仔褲一样的日常衣服。我不会刻意选择穿着时间,也不会非得搭配什么鞋什么包。穿衣的最高境界,无非自由与喜悦。

暮春的周末,当女人们身着中式袍子或者漂亮的连衣裙,在大街小巷衣袂飘飘的时候,我穿着我的旗袍,旁若无人,穿行于闹嚷嚷的菜场、夜市。

母亲爱花,爱在阳台一面的楼下草坪里种百日菊等花。奈何今春大旱,花籽迟迟种不到土里。清明时,给母亲网购了几盆长寿花。花养在阳台上,姹紫嫣红一片,母亲心里欢喜,常拍花花朵朵给我看。

四月初,在花盆里种下的葡萄树又长大了一些。嫩嫩的,绿绿的,新新的叶子,带给我生命的喜悦和感动。它能不能在夏天开花结果并不重要,只要现在,此刻,它兴味盎然地活着,就好。



春。李振文摄

季节

## 被风读过的梨花信

□瞿杨生(江西九江)

院角的梨树开花了。我每每走过,总见那白花在风里颤动,像是要说什么,却终于什么也没有说。

花开得极盛,远望如积雪压枝。近看时,那花瓣薄得几乎透明,边缘微微卷起,透着几分倦意。风过处,便有三五片离了枝头,在空中打几个旋,然后静静地伏在泥地上。我以为它们就此别过,然而次日清晨,又见新开的花朵填补了空位,仿佛昨夜不曾有过离别。

邻家的孩子常来树下玩耍。一个约莫五六岁的女孩,总爱拾起落花,排在石阶上,排成一列,说是“花在排队”。她的手指小而笨拙,排得歪歪斜斜,却极认真。有时排到一半,一阵风来,把她的队列吹散了,她便蹲在那里,嘴唇抿成一条线,像在替花瓣们委屈。但不过片刻,又高高兴兴地重新排起来。

花谢的速度,总比人察觉得快。某日清晨——不过七八日光景,枝头的白就稀疏了。树下却铺了厚厚一层花瓣,踏上去软软的,没有声音。我蹲下来细看,见那些花瓣虽然离了枝,却还新鲜,只是边缘开始泛黄,宛如被时间吻过的信纸边缘。它们静静地躺着,好似在等待什么。

昨夜下了一场小雨。今晨起来,见那些落花都贴在了地上,颜色渐渐沉淀,边缘卷得更精巧了。有几片陷在泥里,已经与大地融为一体。那些曾被排成队伍的花瓣,如今成了新叶的襁褓。而女孩似乎已经忘记了这游戏,转向了别的乐趣。

梨树的新叶渐渐长出来,嫩绿中带着黄,在阳光下几乎是透明的。残余的几朵落在新叶间显得格外珍贵。风来时,它们轻轻点头,终于也一一坠落。有一朵落在我肩上,我拈起来看,见花心有一点淡红,恰似未说尽的心事。

树下的小草已经冒出头来,穿过花瓣的间隙,向上生长。这些花定然是说了些什么的,只是我们听不懂罢了。或者它们本就不曾想说给人听,只是风自作主张地当了信使,把它们私语传得到处都是。

花开花落,年复一年。那孩子会长大,会忘记她排过的花队;我会老去,会忘记曾经注视过一朵梨花的飘落。只有梨树记得,它把所有的故事都藏在年轮里,等下一季花开时,再让风读给愿意听的人。

春天将尽,梨花信也写到了最后一页。这些信从未署名,也无须回音。大地读懂的方式,是让明年的新花,从旧信的墨迹里长出来。当新的花季来临,那些洁白的花瓣会再次在风中颤动,继续写着无人签收却岁岁相续的信笺——写给阳光,写给雨露,写给所有愿意驻足聆听的生命。

时光

## 夜巡记

□张兴祥(宁夏银川)

北地多风,往往夜里起。早年在铁路上做一线工作时,就怕这个。春季巡线时,我们也多是棉衣加身。夜间作业就更甭提,尽量裹严实点儿,自己温暖自己。

有一次出去巡线排查设备隐患点,同伴是肤色黝黑的王攀兄。一路上他直嚷着让我慢点儿,喘着粗气追到我跟前,他才说是自己怕黑。我憋不住地笑:你老生长得跟包拯似的,有啥可怕的。

这次巡检的区间确实不短,摸着黑走起来就觉路途漫漫。行程过半,我也出汗了,索性摘了棉帽子,在手里提溜着。但未承想,几乎就是同样的动作,在攀兄那里却出了点

麻烦——他摘下帽子的同时,把近视眼镜也给带掉了。

这下可好,我们俩开始在道砟和骆驼草中间一通摸索。偏偏那会儿的风沙是遮天盖地。头顶的月光是一点都指望不上。有列车驶过时,我们就如遇救星似的,借那光亮四下找寻。

那一晚,留在我记忆里的,除了同伴满地乱摸的惶急,还有机车大灯映照出的沙砾——它们如蝗虫一般,从那束强光中飞速穿越,倏忽而逝。

不晓得为什么,这么些年过去,那个场景每每都还会在我的眼前闪回,尤其是在起风的夜里。记忆,仿佛从来就不会讲什么道理。那些断片,清晰如昨,却又纷乱如谜。深夜

独坐,默然追索。凝神聚力地回忆,却至多就像机车射出的那束光照,粗暴地扫将过去,瞬间的呈现之后,一切又隐入无边的黑暗里。

南下读研时,这些发生在铁道线旁的片段,被我划勒来划勒去,攒巴成了一个中篇,取名为《铁道延伸》。昨晚郁郁,迎风骑行的回家路上,就又想起了那篇小说——它还没变成铅字,也不知道被我存到了哪里。

亲历时以为好笑的事情,现在看去,却往往要引人堕下泪滴;反之,当年视为艰难的,也幸得终成了已迈过去的坎儿。故事和人物,都变了,主题依然——在自己的道路上,一步步走下去吧。